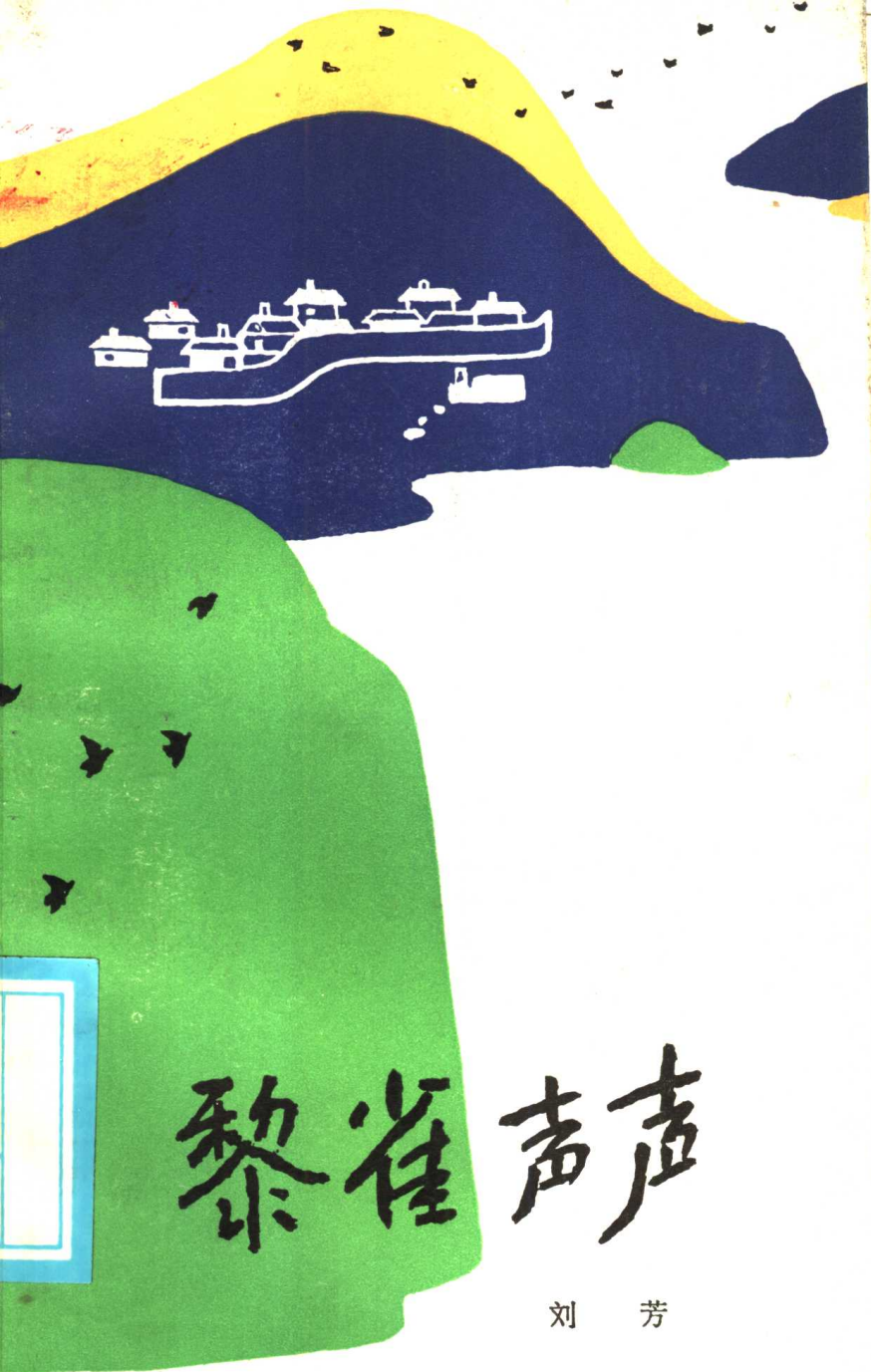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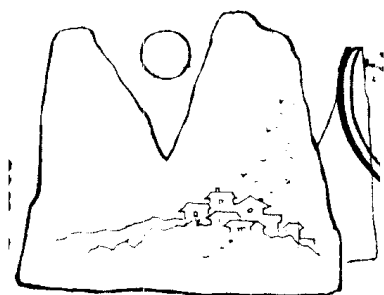


声声雀啼

刘芳

黎雀声声

刘 芳

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多取材于塞北风光的散文集。作品以轻柔细腻的笔调，描绘了一帧帧清新活泼的山乡风俗画，同时热情歌颂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。

黎 雀 声 声

刘 芳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 1/32 4.75印张 2插页 79,000字 印数：1—6,500 1986年8月第1版
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297 定价：0.90元

目 录

九女山.....	(1)
林 趣.....	(4)
春 雨.....	(10)
山村“嫂子集”	(14)
黎雀声声.....	(17)
花神伯.....	(23)
车前草.....	(27)
网.....	(30)
山里红.....	(34)
鸟 情.....	(39)
喜子哥.....	(43)
山村画意.....	(49)
赛花儿.....	(52)
山路絮语.....	(56)
卖花姑娘.....	(61)
翠谷鸟鸣.....	(65)
塞上鹿场.....	(70)

登望京楼·····	(75)
锤峰落照·····	(81)
古战场拾零·····	(85)
雾灵樱花·····	(93)
云杉赋·····	(98)
海岛情·····	(102)
鸡冠山雄姿·····	(107)
水帘洞揽胜·····	(112)
木兰围场行·····	(117)
天桥山赋·····	(124)
月亮湾游记·····	(128)
潮 声·····	(133)
山村红果宴·····	(137)
热河泉·····	(142)
后记·····	(147)

九 女 山

一到故乡，我就被村前那条涓涓流淌的金水河迷住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金水河是浑浊的，如今怎么变得如此清澈？

金水河发源于老岭山，过去乡亲们都说老岭山上有仙女，这金水河就是她们洒下的圣水。每逢神龙节日，总要杀猪宰羊，向老岭山顶礼膜拜，祈祷仙女们把吉祥降临人间。后来，随着时光荏苒，河水变浑，人们再也不求神拜佛了。可现在，这里的群众又传说老岭山上出现仙女，河水又变清了，实在引人神往。出于一种寻幽探胜的好奇心，我决定到老岭山走一趟，想实地考察一下这河水变清的真正原因。

我一身轻装打扮，背着水壶和干粮，沿着金水河开始逆水而上，大约走到第三天头上，我因为口渴，情不自禁地趴下身，就着山间一条溪沿开始喝起来……

“少喝点，别撑破肚皮！”我被这声音吓了一

跳，回眸一望，见一位青年妇女正站在我的身边。她细眉细眼，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儿，头上罩了一块粉红色的头巾，背上斜挎着一杆火炮枪，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，从头到脚，完全是一副山区妇女的打扮。

她向前走近了两步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：“同志，你是制片厂的吧？前几天还有人在俺们这九女山拍电影呢。”

“九女山？这一带过去不叫老岭吗，咋叫九女山了呢？”我说明了来意后，惊奇地问。

她笑了笑：“说起来话长了——”于是，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，一边走，她一边谈了起来：“在那‘史无前例’的年代里，这些荒山野岭也遭到了浩劫。老岭山上的树全砍光了，心疼得俺们直跺脚。山毁了，金水河一泛滥，就要淹没千里原田，咋办呢？俺们九个姑娘一狠心，扛着行李就上山了。并且发誓一辈子不结婚，不下山，坚决把老岭绿化好。”

说到这儿，她仰起脸诡秘地望了我一眼：“说一辈子不结婚是瞎话，谁不想有一个家庭呢？况且，也搁不住父母亲人的劝说。俺们就撒出一个帖儿，谁要和姑娘谈恋爱，就得上山来。

“你说怪不？听了这消息，小伙子们象一窝蜂似地都跑来了。这帮‘愣头青’可听话了，叫干啥都中。有的小伙子进山谈恋爱，还背着口

粮，说谈成了就不下山了。就这样，俺们在这里安了家，落了户，成立一个新的生产队。因为这九座荒山都是姑娘们绿化的，大家就起名叫九女山。”

呵，我恍然大悟了，原来家乡的河水之所以变清，是这里的姑娘们在荒山野岭上栽满了树；如今所以有人又说什么仙女显了灵，原来是这些小妞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大自然，人们把她们当作人间的真正神仙！

说话间，我们已翻上了九女山顶。

我举目环眺，青山座座，象一个个婀娜的少女亭亭玉立，那一丛丛细细的柳丝，多象她们蓬松的长发；那一坡坡浓烈而又鲜艳的杜鹃花，分明是她们绯红的面颊；那一座座蓄着一泓碧水的高山水库，不就是她们聪慧的眼睛么……呵！这哪里是山哟！分明是姑娘们艰苦创业的座座丰碑！我望着九女山，好象看到了家乡明净的小河，看到了我们可爱祖国的光辉未来……

林 趣

——塞罕坝机械林场散记

暑天时，我到塞罕坝机械林场小住了几日。每天在林中行走，就象在一座神奇无比的翡翠宫里漫游，是那么新奇、恬爽和惬意。最让人感兴味的是那绿色的雨。它匆匆地来，悄悄地去，缥缈不定，时继时续。有时，刚见一丝儿浮云从林中腾起，一转眼儿，就变成一场霏霏的阵雨。那细长而又密集的雨丝，象网一样捞起林中所有的绿，满溢得连圆圆的叶片，细长的枝条，都不住地朝下滴着绿液呢。若要蹲下身，轻轻地扒开草丛一看，一条涓细的溪流，潺潺地，尤如一泓浓酽酽的清茶，在缓缓地流淌，馋得人真想趴在地上，咕嘟咕嘟地喝个够……

同伴老李说，林中水分多，蒸发时变成了雾，遇到高空的冷气流，就变成了雨。因此，林区经常下雨，树木也因此而旺盛。

他是林场的副场长，一九六二年从东北林学

院一毕业就到了坝上，对情况特别熟悉。他就要到省厅去做领导工作了，临行前很忙，是我一再提出要求，才决定同我一游的。

下过一阵小雨，整个林区象是洗了一个清水澡似地更加清新明媚了。那些放荡无羁的灯笼花、大碗花和五味子，象淘气精似的，互相追逐嬉戏，顺着老树的脊背，一个劲儿地朝上爬，一直到老树的梢头，才披散开来，象灯笼一样在林中高挂；站在地上的柳兰花、虞美人、野芍药，虽不能爬树攀高，但也毫不气馁示弱，它们争妍斗艳，各显神姿，用最美的颜色，在林地上织成一幅幅花的地毯、花的锦缎，让人见了，真有如入迷宫之感。

这里的鸟雀也特别多，少说也得有十几种。因为有了大森林，就连天鹅、地鹑和白鹭这样名贵的鸟禽，也来林区和附近的草地落户了。那些画眉、百灵和黄莺，一点也不怕人，好象它们总在围着你头上转，不住声地啁啾着，象是一个个小乐队，向你唱着一支又一支神秘的歌曲，那声音是那么婉转清脆，细润如溪，我敢说，这是天地间最好的音乐会了，就是再痴的人，也听不够的。

“有野兽吗？”我忽然问道。

“有！什么獐、狍、野鹿、猪、狐、獾、豹、羊、兔，样样都有。”他说，“有一次，我从树上下来，

不小心，一下子跳到野猪窝里了。吓得四头小花猪，哐哐地直叫，一群长毛老母猪，立即闻声赶来，它们瞪着红红的眼珠，张着獠牙的大口，真是凶相毕露。吓得我赶忙爬到树梢，直到野猪搬了家，才敢下来。”

我听得实在出神儿，不觉地脚下被绊了一下，猫腰一看，竟是一顶大草帽，这是谁丢落在地上的呢？我赶紧去拾，好家伙！原来是一朵大蘑菇。老李掏出卷尺一量，不大不小，正好是一尺二寸，还是个大号“帽”呢。

老李说：“这蘑菇叫天花板，炖肉最好吃。”说着，他拐着弯儿地踩起八字来。我问他这是干啥？他说这蘑菇是“S”字形的圈，这样找还会有蘑。可不！他真的又从草棵下起出一块“天花板”来。老李告诉我：“这林间的蘑菇有十多种，黄、白、黑都能吃。采蘑菇时，要先看草的颜色，哪儿草长得绿，一圈一圈的，很粗壮，这就是蘑菇圈了。最大的圈，有半里多地长，能捡三、四百斤蘑。黑里子蘑是长方形的圈；鸡爪子蘑和小白蘑是圆形圈。他越说越兴奋，干脆脱下外衣当口袋，象个小孩子一样，扒着小草，兴致勃勃地找起蘑菇来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你天天进山，还稀罕这个？”

他头也不抬，笑着回答：“稀罕！常言说，母亲最疼爱儿女，是因为她付出了更多的情意；林业工作者所以最爱森林，是因为他为这林海献出

了自己的青春和心血。我刚来时，这里是一片渺无人迹的大荒原，经过我们二十一年的艰苦奋斗，才在这个无霜期只有几十天的严寒坝上，造出一百五十多万亩大森林来。你看——”，他站起身，指着绵绵的林海说，“如今这里既是万树园，又是大花园，还兼动物园，要啥有啥，能不爱么？就是天天看，也亲不够，看不厌，一天不来，就想得慌。”——这就是一个林业工作者的内心自白，难道不正是他们用自己强壮的身躯当笔，蘸着青春的热血，在这里描绘成一片新绿的么？……过了好一会，我又问道：“这么大的森林，是怎样造起来的呢？”

“没有任何诀窍，全是靠双手，一棵一棵栽起来的。那时一到造林季节，我们就背着行李锅烘上山，晚上住在用木柴搭起的马架棚里过夜。下雨时，外边大下，屋里小下，外边不下，屋里还下。被子被雨水浸透，压得大伙翻不过身，就每人攥住一个角，使劲地拧，减少一些水分再盖。这一住就是几个月，完全与世隔绝，等我们回到营林区时，大伙都说我们是野人，孩子们一口一个‘老大爷’，因为胡子、头发太长了。这林中的每棵树，都是用我们的心血浇灌而成，这无边的绿色，就是我们全体林业工作者的宝贵生命呵……”

他沉默了。一群欢快的小鸟，匆匆地飞来，象故意逗人喜欢似的，一个劲儿地“细粉儿——

细粉儿”，“好吃——好吃”地叫着，使我们从深沉的思考中又回到了现实，老李忽然高兴地说：“不过，这森林很有感情，它对我们最慷慨，什么好东西都肯献出来。春天采蕨菜、挖草药；夏天采黄花、红花和金莲花；秋天采蘑菇和松树籽；冬天打猎、伐木材，一年二十四个月，月月都有收入。”

我们边走边谈，已进入了针叶林带。那秀美窈窕的落叶松，披着蓬松的长发，象少女一样站在路旁；高大挺拔的樟子松和云杉树，亭亭玉立，象座座宝塔，耸立山巅，若不是染着浓浓的绿色，我还真以为是进了层层云楼呢。

这时，老李忽然朝山上一指说：“那座青山，就是康熙皇帝操练人马的练兵台，登上这座山，就可以看到林场的全貌了。”

听说这里还有古迹，精神立刻振奋起来：“清朝皇帝为啥来这里练兵呢？”我奇怪地问。

老李笑着介绍说：“那个震惊中外的‘乌兰布通之战’就发生在这里。当时蒙古族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勾结沙俄，在这里摆下‘以万驼缚足卧地’，‘环列如栅’的‘驼城’，经康熙三次亲征，才在这里打败噶尔丹的。”

正说着，顿觉凉风猎猎，天地开朗，抬头一望，高高的练兵台，已经踩在脚下。举目环眺，只见昔日的古战场，如今已经呈现一幅奇异的

景象：遥看远天一色，碧绿如烟，层层叠叠的树浪，如滚滚波涛，卷地而来，发出一种如雪浪拍岸的哗哗响声，震得大地都在微微地颤抖。那浩淼天涯的博大形象，那惊天动地的涛声，令人回肠荡气，感叹不已！

我见过急流澎湃的泱泱大海，也观过迷离缥缈、叠浪涌潮的茫茫云海，但都没有象林海这样碧波万顷，浩瀚无穷，壮阔雄浑！我过去看到海，总认为那是大自然的威力，人在它的面前，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滴水，人是藐小的；但当我看到这样广袤无垠的大林海时，我却感到无比的振奋；因为，我亲眼看到了人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，这无边的林海，不就是塞罕坝干部、工人人们的伟大创造吗？

我激动地回过头，见老李还在凝眸观望着，是他对自己付出巨大代价而建起的林区恋恋不舍，还是为更美好的未来在谋划新的蓝图？我一时还猜不透。不过，我坚信，在这样的“造海”人面前，是会出现更多的新绿的。

春 雨

蒙蒙的细雨，象纱一样轻盈。吮着这晶莹的雨珠儿，小草伸直了腰，野花绽开了笑，田野蹿出了苗……

一条被春雨洗过的山路，象带子似地牵着我到金鸡岭去。在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里，我曾在那里教过几年书，社员们的音容笑貌，乡里间的人情世故，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。特别是传说中的那位美丽的金鸡公主，和当地一个打柴后生结为夫妻的故事，更时时都在牵动我的感情——我多想再去看一眼金鸡岭啊！

说也奇怪，过去走熟的山路，现在忽然变得陌生起来。不知是春雨染绿了高山呢，还是我一时看花了眼，那昔日里连茅草都不长的金鸡坡，今个咋变成象翡翠一般好看呢？我正用神“撒目”，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忽地从密林深处飞了出来。我赶紧扒开树枝一看，原来是一对象父女模样的人正在树根下忙活计。我迎上去问道：“这林子是哪

个生产队的？真好哇！”

那姑娘把小辫一甩，霍地站起来，瞪着眼珠对我说：“啥都是生产队！就不兴是户里种的？”老人见话口不对，就数落她说：“疯丫头，吃枪药了？咋那冲呢？”他回过头对我笑笑说：“同志！不要理她！如今这荒山是分给个人种植了。俺趁这春雨刚过，想给自留山施点化肥，瞧这小树长得有多壮呵！”说着，他象抚摩孩子似地摇了摇小树，那晶莹的露珠儿，象珍珠般地落了他一身，把衣服都打湿了，于是，那“格格格”的笑声，又银铃样地响了起来。我这才想到，原来是群众把这金鸡岭打扮得变了样儿，难怪我不敢认了……

我很想知道养鸡能手德山叔的近况，就问老人他在哪儿？

“你听？他就在那儿叫呢！”我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望望，没有人。仄耳谛听，山洼里果然有咕咕的鸡叫声。我循着声音望去，见一个干瘪的老头儿，坐在一块青石上，手攥着一个用秫秸做的小喇叭，正鼓着腮帮吹着，那咕咕的声音，跟鸟叫的一模一样。

看到这情景，我的心“咯噔”下子涌起一层感情的潮水，这不就是那位备受凌辱的德山叔么？……记得那一天，我正在给学生上课，忽听街上响起噔——噔的敲锣声。站在门口一望，只见德山叔背着一串花母鸡，胸前挂着“资本主

义尖子”的黑牌子，一边低着头朝前走，一边用手不停地敲着那面小铜锣。那些鸡经不起这帮人胡折腾，没走多远，就吓得乱“扑棱”起来，把德山叔的脸和头挠成了血葫芦……

从此，再也听不到鸡的叫声了，就连山上的树也被砍光了。人们望着光秃秃的山顶哽咽着说：“金鸡公主走了，她还会再回来么？”……

想到这，我三脚两步地来到老人的身旁。他用手揉了揉昏花的老眼，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：“刘老师——”他的眼湿润了。我怕引起老人的悲伤，就抢着话茬说：“您吹这个干啥？”

“俺这是在放鸡，你看——”我猫下腰仔细一瞧，呀！原来在这绿草底下正藏着千军万马哟！一群五颜六色的花母鸡，正咕咕地撒着欢儿呢。

“这些鸡都是您自己的吗？”

“都是。三中全会后，党号召咱快富，谁不争着朝前奔呢。队上不但给俺落实了政策，还看俺会养鸡，干脆就叫俺变成专业户，每月向队里交钱，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差使呵。”

“这些鸡少说也得一百多只，养的可不少呵。”

“不多，俺们生产队养鸡场，有三千多只鸡，连运鸡蛋都用汽车拉。队上那台‘东方红’拖拉机，就是卖小鸡买的。”说着，他又咕咕地吹起小喇叭来，那声音象号角似的，引得一群花母鸡也咕咕地跟着叫，好象在这幽静的山谷中，正奏着